

章太炎全集

(七)

· 新方言

· 小學答問

· 嶺外三州語 · 說文部首均語

· 文始

· 新出三體石經考

章太炎全集

(七)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題字 沙孟海
責任編輯 王有爲
封面裝幀 范一辛

章太炎全集

(七)

本社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紹興路54號 郵政編碼200020)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9.25 插頁1 字數442,000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7-208-00140-5/K·36

定價35.00圓

《章太炎全集》出版說明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浙江餘杭人。生於一八六九年一月（同治七年十一月），卒於一九三六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影響的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他一生寫有大量政論文章和學術專著，還有不少函電、時評、詩文、演說辭等。系統整理出版章太炎各時期的論著，不僅有助於全面瞭解他一生的政治活動和學術思想，對研究中國近代歷史也有重要參考價值。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後曾手定《章氏叢書》，但先前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每多刊落；他的弟子吳承仕、錢玄同校刊的《章氏叢書續編》，所收不多，且不取舊作；章太炎逝世後，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章氏叢書三編》，對《太炎文錄》初編、續編不收之作，「不敢續錄」，書札也未收入。至於時人編輯或坊間流行的，如《章太炎文鈔》、《太炎最近文錄》、《章太炎的白話文》、《章太炎先生尺牘》、《章太炎文選》等，也收錄不多，校印多訛。爲了繁榮學術文化和提供研究者的需要，特組織部份高等院校、研究單位和圖書館等有關學者，以及蘇州章氏家屬，整理校點，重新編輯《章太炎全集》，將陸續分冊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十月

章太炎全集(七)編輯說明

本集收錄章太炎語言文字學著作六種，包括《新方言》十一卷，《嶺外三州語》一卷，《文始》九卷，《小學答問》一卷，又《說文部首均語》、《新出三體石經考》各一卷。此外，附錄章氏弟子汪東所撰《吳語》一卷。

章氏《新方言》撰成於一九〇八年，《小學答問》撰成於一九〇九年，均在流寓日本期間；《文始》始刊於一九一〇年，但撰成當在一九一一年回國之後，一九一三年乃有手稿影印本問世。一九一五年，上海右文社用鉛字排印出版作者手定的《章氏叢書》，將以上三種全部收入，並於《新方言》後附錄《嶺外三州語》一種。唯此本訛字甚多，章氏曾深表不滿。一九一九年，浙江圖書館重刻《章氏叢書》校本，改正了大量訛誤，成爲解放前通行的較好的本子。此次整理即以浙江圖書館所刻《章氏叢書》本作底本。汪東所撰《吳語》則以《制言》雜誌所載者作底本。

《小學答問》後面所附的《說文部首均語》以及《新出三體石經考》兩種均爲章氏弟子錢玄同（原名錢夏）所手錄，字體前者依附正篆，後者以《開成石經》爲據。章氏極稱賞之，譽其「裁別至嚴，勝於張力臣之寫《音學五書》」。前者在浙江圖書館刻《章氏叢書》中，後者在成都薛氏刻《章氏叢書續編》中，皆用錢玄同寫本上板刻印。現在這兩種也用原寫刻本攝製金屬版印刷，以存其真。

章氏這幾種著作，主要依據聲韻轉變原理，博引《說文》、《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玉篇》

等古代字書，旁及先秦、兩漢舊籍，對大量字詞義訓進行考釋，上探語源，下明流變，頗多創獲，對於古籍的解讀和文字訓詁學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集的校點整理，分別由蔣禮鴻、殷孟倫、殷煥先諸先生擔任。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七月

《新方言》、《嶺外三州語》、《吳語》校點說明

《新方言》是繼漢揚雄《方言》而著的方言學著作。其所以爲「新」，因爲《方言》僅僅彙輯載籍所有及調查所得的古今異語和別國方言，《新方言》則據今之方言俗語上推其根源，如作者自序所說：「考方言者，在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指一般無從用文字書寫的），因以察其聲音條貫，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敷衍如析符之復合，斯爲貴也。」所以《新方言》不僅爲記錄方言之書，而且是就今語依據聲韻轉變的條理以考察語源的語源學著作。本書是作者在日本所著，書成於「周、召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九年」，即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辛亥革命的前三年。著書的宗旨是「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劉師培《後序》語），具有深厚的民族意識，僅從自序用「共和」紀年就可以看出。

《嶺外三州語》是採取嘉應溫仲和《嘉應州志》中記方言的一卷和楊恭桓《客話本字》中所記的惠州、嘉應州、潮州客家方言而考論其根源的著作，大旨在於證明這三州的大多數居民是晉末從中原遷移過去的漢族人民的後裔，用以批駁某些論者謂此三州之民非漢種的說法，來助成漢族人民的團結。附錄《吳語》一書，是作者弟子汪東依《新方言》的條例，考核吳語語源之作。汪東是江蘇吳縣人，所記的方言則及於吳越一區，不限於本縣。

這三種書所據以校點的底本，《新方言》、《嶺外三州語》爲浙江圖書館刊本，《吳語》爲蔣禮鴻從《制言》雜誌所刊載謄錄的抄本。

蔣禮鴻 一九八一年于杭州

章太炎全集(七)總目錄

新方言(蔣禮鴻校點)

嶺外三州語(蔣禮鴻校點)

附：吳語(蔣禮鴻校點)

文始(殷孟倫校點)

小學答問(殷煥先校點)

說文部首均語

新出三體石經考

新
方
言

新方言序

維周、召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九年，歲在著雍涿灘，月在畢陬，丁亥朔，章炳麟曰：自揚子雲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撮錄字書，勿能爲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錢曉徵，蓋志輶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言不相遠。及其作《恆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爲徵，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柢。仁和翟灝爲《通俗編》，雖略及訓詁，亦多本唐、宋以後傳記雜書，於古訓藐然亡麗；俄而撮其一二，又櫛不理析也。考方言者，在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聲音條貫，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敷衍如析符之復合，斯爲貴也。乃若儒先常語，如不中用、不了了諸文，雖亡古籍，其文義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爲？然自戴、段、王、郝以降，小學聲均炳焉復於保氏，其以說解典策，諱然理解；獨於今世方言，丘蓋如也。戴君作《轉語》二十章，其自述曰：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五方之言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訛溷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爲猶闕一卷書，創爲是篇，用補其闕。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以上戴說。善哉！非耳順者孰能與於斯乎？《轉語》書軼不傳，後昆莫能繼其志。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學之用趣於道古而止，微歟！不知其術，雖家人簾席間造次談論，且弗能自證其故。方今國聞日陵夷，士大夫厭古學弗講，獨語言猶不違其雅素，殊言絕代之語尙有存者。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於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尙不足齒於冠帶之倫，何有於

問學乎？

余少窺揚、許之學，好尙論古文，於方言未遑暇也。中更憂慮，悲文獻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寧壹，略紬殊語，徵之古音，稍稍得其鯁理。蓋有誦讀占畢之聲既用唐韻，俗語猶不違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一鄉一州猶不違唐韻者；有數字同從一聲，唐韻已來一字轉變，餘字則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迭陌紛錯，不可究理，方舉其言，不能徵其何字，曷足怪乎？若夫矜之爲光棍也，耿之爲耳卦也，亞腰之爲呼腰也，和門之爲歡門也，其語至常，其本字亦非僻隱不可知者；不曉音均變轉之友紀，遞循其唇吻所宜以檢字書，則弗能得。斯戴君《轉語》之所以貴。因以比類，慮得六例。一曰：一字二音，莫知其正。衣開曰儂，從聲類則音如啓，依多聲則音如叉；物亂曰縮，準唐韻則聲如茜，隨轉語則聲如糟；是也。二曰：一語二字，聲近相亂。謂去曰塌，塌，去雙聲，故言塌者猶書去；謂吃本既之借，依類音訖。曰啜，啜，喫鼻韻，故言啜者猶書喫；是也。三曰：就聲爲訓，皮傳失根。據地不起曰賴莖，因以聲訓，則曰賴詐；受人雍蔽曰謾在兜裏，因以聲訓，則曰鞞在鼓裏；是也。此例即《釋名》舊法，未爲甚謬。然求其聲義則是，指爲本語則非。如：天，顯也，不可直以顯爲天；春，蠢也，不可直以蠢爲春。四曰：餘音重語，迷誤語根。榻曰榻刺，以刺亡義則蔽榻；紘曰紘怛，以怛亡義則蔽紘；釜曰釜廬，以廬亡義則蔽釜；是也。此例亦昉於古。如：魚儻有儻亡魚，旁皇有旁亡皇。與疊韻連語純亡本字者又各有異。五曰：音訓互異，凌雜難曉。杌飯卽盛飯，杌卦卽貞卦，杌聽卽偵聽，言杌同，所爲言杌異；在面曰巴爲輔，在孔曰巴爲魄，在尾曰巴爲把，言巴同，所爲言巴異；是也。六曰：總別不同，假借相質。凡以手斂持通曰叉，以手斂脅則別曰侈；凡有所攝受通曰用，以口受食則別曰齧；是也。明斯六例，經以音變，諸州國殊言詰詘者，雖未盡憭，儻得模略，

足以聰聽知原。後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時，爲之理解，猶愈於放失已。會儀徵劉光漢申叔、蕪春黃侃季剛亦好小學，申叔先爲札記三十餘條，季剛次蕪州語及諸詞氣。因比輯余說及二君所診發者，亡慮八百事，爲《新方言》十一篇。恨見聞不周浹，其有異語，俟他日補次之。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陟升於皇之赫戲，案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知也！

目錄第次別記如左：

- 釋詞第一
- 釋言第二
- 釋親屬第三
- 釋形體第四
- 釋宮第五
- 釋器第六
- 釋天第七
- 釋地第八
- 釋植物第九
- 釋動物第十
- 音表第十一

附《嶺外三州語》

新方言 釋詞第一

《說文》：𠂔，反𠂔也。讀若呵。今讀如阿，轉入麻部。凡發聲言阿者，即𠂔字也。樂府《烏生》云：阿母生烏子。發聲指親屬者始此，今語猶然。若呂子明稱阿蒙，孟公休稱阿九，小字言阿，今惟江南有之。其以自謂，《宋書》范曄妻自稱阿家，今鄙人謙退，自稱小可，可即阿也。小字之字又變作呵。《說文》：呵，女字也。讀若阿。

反𠂔曰𠂔；凡肯曰可，大言而怒曰訶，誰問曰何，皆自此衍成聲義。古語曰𠂔，今語曰阿，經典相承作猗。其在語末者，《書·秦誓》斷斷猗，《詩·魏風》河水清且漣猗，《莊子·大宗師》而我猶爲人猗，今皆作阿，猶讀歌部本音。其在語首者，《商頌》猗與那與，《晉語》猗兮違兮；《漢書·武帝紀》猗與偉與，文與《晉語》大同；此咏嘆之音也。猗亦即阿。今自淮南以至吳、越，鄙俗謳歌猶云阿，讀若亞。得偉，以是爲曼聲。苻秦趙整《琴歌》發聲曰阿得脂，亦猶阿得偉矣。偉亦古人問語之詞。《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既聞之，笑曰：賜，女偉爲知人。是也。

《說文》：𠂔，氣欲舒出，上礙於一也。《士喪禮》曰：皋，某復。注：皋，長聲也。皋聲本衍於𠂔。今凡有所宣告唱名，多以皋字發端，音如號。皋門、應門者，外皋內應，其聲相及，所謂臚句傳也。

《說文》：盍，覆也。凡覆於詞前者曰盍，故樂府引端數語稱盍，盍即盍也。從盍聲。其爲發聲者，《楚辭·離騷》溘埃風余上征，溘吾游此春宮兮，《九歌》盍將把兮瓊芳，溘盍皆是發聲，無他義趣。今人所唱號陳數，必先發聲言盍。盍，蓋聲義相轉，今人舉物發聲言盍，蝗曰盍蝻，蚤曰盍蚤，音古盍反。

《說文》：諛，可惡之詞也。欸，訾也。通作唉。《史記·項羽本紀》曰：唉！豎子不足與謀。今語言欸，聲多引長。

《說文》：唉，應也。諛，一曰：諛，然。《方言》：欸，然也。今應人及然許人皆言欸。聲稍侈則爲俞。《爾雅》：俞，然也。今公廷唱名，應者曰俞，讀如或春或揄之揄。音由。世俗皆書作有，誤矣。聲又侈則爲唯。《說文》：唯，諾也。以水切。今應召者多言唯。

《詩·周頌》傳曰：噫，嘆也。嘻，和也。案：短言曰噫，長言曰噫嘻。噫與意通，見《詩》釋文。今人嘆詔皆曰噫，音如意。又，《說文》：謔，痛也。通作嘻，《檀弓》注：嘻，悲恨之詞。其嘆詔者通作謔，《說文》引《春秋傳》曰：諛，謔出也。今《傳》作謔。今凡嘆詔則曰嘻，或轉如海。又，噫嘻之轉爲噫歌，見《士虞禮》及《曾子問》注。亦爲噫興。見《既夕禮》注。《詩·大雅·生民》云：履帝武敏，歌！攸介攸止。又《抑》云：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歌，興皆即嘻字，以一字斷句。《生民》之嘻爲詔詞，猶謔出也。《抑》之嘻爲痛詞，即《說文》所訓也。傳、箋皆未得其義。《禮》之噫歌本以警神，今人揚聲警人者其語亦作噫歌，噫讀如本音於戒切，歌則稍侈如恆耳。至《漢書·灌夫傳》云：夫怒，因嘻笑曰。怒極故笑爲嘻，今人作此聲亦如歌，或稍侈如恆，皆收鼻聲。此別一義。若《周易》釋文引馬融曰：嘻嘻，笑聲。今人形狀笑態猶曰笑嘻嘻。此與怒極故笑之義又異。

何、胡、遐、瑕，一語也。《小雅》遐不謂矣，《表記》引作瑕，注：瑕之言胡也。凡《詩》言遐不眉壽，遐不作人，皆卽何不也。浙東紹興謂何處曰瑕里，何人曰瑕氏，讀如蝦蟆之蝦。蝦、瑕本同聲，然今通語瑕數蝦侈，故別之。又通語不審人言問之曰瑕，或侈如夸，湖南湘潭問何事則曰夸的。

何與可、阿同一聲，故問訊言何者蘇州言阿是，通語言可是。

《說文》：曷，何也。從日，句聲。古音曷當如句。《秦策》云：蓋可忽乎哉！今閩、廣問何事曰曷，音如蓋，或如介。

《方言》：曾、訾，何也。今通語曰曾，俗作怎。或曰訾，音轉如債。四川成都以東謂何曰訾，揚、越亦如之。訾轉債者，脂、支相轉。

《說文》：曾，詞之舒也。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曾、余同義，故余亦訓何，通借作舍。《孟子·滕文公篇》：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猶言何物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也。《晉書·元帝紀》：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女亦被拘邪？舍字斷句，猶言何事也。亦有直作余者。《春秋左氏傳》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猶言小白何物也。今通言曰甚麼，舍之切音也。川、楚之間曰舍子，江南曰舍，俗作啥，本余字也。歌戈、魚模、麻相轉，甚舍齒音旁紐相通，故甚麼得爲舍之切音。

等，何也。《後漢書·禰衡傳》曰：死公云等道？音轉如底。今常州謂何爲底，讀丁買切。

《方言》：澍，或也。沅、澧之間凡言或如此者曰澍如是。郭璞曰：亦惑聲之轉。今廣州謂何故如是曰澍，音如惑，俗作咁。長沙問何事曰或事得。以或爲何，猶以咁爲何矣。

《廣雅》：羌，乃也。亦作慶。《漢書·揚雄傳》：懿神龍之淵潛兮，慶竦雲而將舉。案：乃有二義。一爲然後。《說文》：乃，曳詞之難也。一爲適纔，《漢書》言乃者是也。今人言羌音皆如剛，亦或如羌。其言適纔則謂之剛，其言然後亦謂之剛，皆羌字也。轉入聲則爲卻。又，《楚辭》注：羌，楚人語詞也。今

黃梅發語必先言羌，音如姜。

《易·彖傳》：蹇，難也。《方言》：蹇，卽蹇。展，難也。蹇、展聲相近，亦同爲曳詞之難。《詩》言展如之人兮；展我甥兮。展者，乃也。毛傳訓誠，猶未密合。蹇見《楚辭》，亦或作蹇。《離騷》：蹇我法夫前修兮；蹇朝諝而夕替。《九歌》：蹇將澹兮壽宮；蹇誰留兮中洲？《九章》：蹇不可釋也；蹇侘僚而含感；蹇獨懷此異路。蹇、蹇亦皆訓乃，或爲然後，或爲適纔，或爲顧反，隨文解之。《楚辭》兩言蹇蹇，皆與發端言蹇言蹇者異，近人遂不能別。訓然後者，今語言介，或轉如佻而入麻部。凡蹇、健等字，甘、涼音轉入麻部，亦元寒、歌戈通轉之理也。故譯佛典者健、健與伽、迦錯出；又今吳、越間謂人有才能曰健，音亦作伽；而通語言建無不謂之架者；皆其證也。通語曳詞之難則言佻，或言可，是也。

《說文》：者，別事詞也。《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道家者流。者訓爲此。今人謂此爲者，如者回、者里、者番、者箇，是也。禪人語錄多作遮。

者爲此，亦爲是。今直隸、山西然許人語，則應曰遮，本是者字。

《廣雅》：佻，可也。《文選·神女賦》：佻薄裝。注：佻，好也，可也。此謂薄裝正相堪可。然則古言佻者，猶今言對耳。今人言慳可曰對，不慳可曰不對。《廣雅》：慳亦訓可。曹憲雖音佻爲他括反，而李善云佻與媯同，他外切；則爲去聲。又佻从兌聲，自可讀兌。《易》言商兌，正謂商量可否也。四川、湖南皆讀對聲如兌矣。《法言》云：孫卿非數家之書，佻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若以今語通之，佻卽是對，詭卽是拐。揚子書好用古訓殊語，而證之今人音訓，詞氣眇合如此，誰謂古語不在今之方言乎？

《公羊》：桓十年傳：弗者，不之深也。今順天遮禁人則言弗，音如佛時仔肩之佛，《詩》音義：鄭佛音彌。通